

龐宜安訪談 台灣第一位電視戲劇女導播

計畫名稱：110 年台灣電視史口述訪談研究計畫

訪談日期：2021 年 10 月 16 日

訪談地點：政治大學新聞館

受訪者：龐宜安

主訪者：柯裕棻

陪訪者：王亞維、劉昌德、翁珮恒、楊偉誠

龐宜安學經歷：

1938 年（民國 27 年）生於重慶 訪談時 83 歲

1961 年（民國 50 年）台大經濟系畢業

1964 年—1966 年（民國 53-55 年）亞洲基金會（Asia Foundation）美國交換學生留學

工作：

1961 年（民國 50 年）進國華廣告公司、民國 51 年進光啟社

1968 年（民國 57）年進台視

1998 年（民國 87）年進大愛電視台 至今

獎項：

獲頒 1967 年（民國 56 年）第二屆十大傑出女青年獎

獲頒第 51 屆電視金鐘獎 終身奉獻獎

進台視之前是廣播人

訪 1：謝謝龐導今天接受我們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口述史的訪談計畫。

那，請龐導跟我們談談您在進台視之前的經歷好了。

龐宜安：進台視之前，那其實有很多的過程。你說，進台視之前，是問我從事這個電視廣播，電視以後的這個過程對不對？

訪 1：台視之前。

龐宜安：台視之前就是光啟社。其實我民國 50 年台大經濟系畢業，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視。民國 51 年的 10 月份才開始有電視。那個時候我是進台視之前，除了在光啟社工作以外，我還在國華廣告公司有做事。那時候國華廣告公司，是跟張美瑤同事，張美瑤她小我 2 歲。她民國 29 年次的。那這個她是明星嘛，她是大美人。她那時候還沒跟柯俊雄認識。國華廣告公司的張美瑤是美女，她拍廣告。我的工作立體部的廣播員。那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廣播小說。一部小說很有名，大家都大賣的時候，很多人不會看，然後選聽，我就把那個小說讀給他們聽。所以這是佔了我的省籍的關係，因為我是北平人。所以天生就是說一口很正統的國語，所以我就佔了這個便宜。所以很早就接觸到廣播的行業。我算是很早就接觸到廣播的這個行業。那接觸到廣播行業以後，就從報章雜誌看到菲律賓有了電視。那我就去找有關電視的書籍，所以電視在台灣開始萌芽的時候，我已經看了很多部關於這方面電視的書，那個資訊。然後我也有一個時間，一個好的機緣都讓我得到那個亞洲基金學會，就是 Asia foundation，它舉行了一個交換學生的考試。那個也是好幾百個人參加，而且由公司推薦。那麼我就由教育廣播電台推薦，我去參加這個考試，結果考上。只取 1 名，只取 1 名。我考上了以後我就到了美國專門學電視導播跟電影。電視電影，2 年。我在美國的是哥倫比亞，Colombia studio。

進光啟社 赴美進修

訪 1：這是哪一年的事情？

龐宜安：民國 53 年到 55 年，我都在美國，2 年。我剛剛去的時候，是因為是交換學生。所以我住的地方都不固定。因為那是光啟社推薦我參加這個交換學生的考試。所以他神父們就，Father Murphy 跟 Father Trant，就是文綸神父是我的師父。他就在那個舊金山，給我找了一個 Father Murphy 的一個電

視很有名的製作人的家住了 1 個月，就跟他學習怎麼製作電視。然後又把我送到一個很有名的一個編劇，也住了 1 個月。所以我就在那個舊金山住了 1 年，我大概住了 10 個人的家。10 個人都是做電視的。有演員、有製作人、有編劇，還有後製的什麼音效燈光，我都在他們家住過。一面跟他們一塊生活，一面了解那個電視節目製作過程是要怎麼安排的。那時候我很年輕，他們都對我都很好奇，說一個來自台灣的女孩子，怎麼會走上這條路？因為他說電視是男人的事業，不屬於女人的。那他們看到我以後，他們覺得女性還挺強的。

訪 1：好，那我們可以請您談一談，先從廣播的經歷開始談了。因為廣播，好像是您最早接觸傳播的事業。

龐宜安：對對對。這個是完全我剛剛才講說是省籍的關係，因為我是北京人。我在初中的時候，那時還不到 16 歲，我就在正聲廣播電台打工。那時打工你都知道嗎？那個房間的 4 分之 1 這麼大。這裡面有一個唱片的盤子，一個 33 轉，一個是 45 轉。那麼還有一個麥克風。像夏天冷氣的時候，他給你一個大洗澡盆，然後擱一塊大冰，然後隔著電風扇吹，我們就靠那個度過夏天。我都是寒暑假去打工。那時候就對這個廣播產生了莫名的愛好跟興趣。從那以後，我就一直沒有離開這個傳播界，到現在我還在做。

訪 1：您到了，您後來念了台大之後還繼續在廣播？

龐宜安：這個也很絕。就是剛才我說我在正聲打工。然後你知道嗎？在現在往陽明山的路上，開始往上爬的時候，右邊是不是有一個中央廣播電台，對吧，很早以前是。我那時候我在念台大一年級的時候，那時候蔣中正總統 6 點鐘有一個對大陸的廣播是喊話。秦孝儀的稿子。秦孝儀都知道嘛。他稿子就「親愛的大陸軍民同胞們…」。他那一篇稿子就是由我來唸，大概唸 15 分鐘，我就做這個事，就從那裡開始。為什麼，因為我那時候從教育廣播電台轉過去，因為他們推薦我。因為那時候女性不多，他們覺得男性播出對大陸人聽進去的機率不高，所以它需要一個女聲。那時候我聲音不像現在這麼啞，蠻甜的。所以我就做了好幾年，好幾年的這個向大陸轉播的那個工作。然後我就考上台大了。考上台大，我是先考的是政治系。因

為我這個人很取巧。功課雖然不好，可是我很會取巧。因為政治系的進入的分數比較低。我不像他們，有別人一開始就上外文系什麼商學系，那個門檻就很高。那我寫個政治系，那我的分數就當然進入就很容易。所以我第一年考上的是政治系，那當然不是我的願望。我那時候我也不是經濟人才。可是因為那時候我父母親都是為了我的這個後半生的考量。念經濟系在銀行什麼做事就可以養一輩子。所以他就讓我讀了經濟系。其實我是要走大眾傳播。那時候還沒有，現在有了，所以現在的孩子很幸福，一開始就可以進入大眾傳播系。那我現在，我因為闖入經濟系。經濟系我還跟那個誰，那個成嘉玲。就是成舍我的女兒。

訪 2：世新的成嘉玲。

龐宜安：世新的校長跟我同屆。成嘉玲的妹妹也是那時候。她矮我們一屆。成嘉玲是跟我，我跟成嘉玲同屆的時候，她是我們的校花。我講到哪，我又扯到。

訪 1：我們談一下您念了經濟系之後到？

龐宜安：因為我不能夠。我這個人對政治系完全是個門外漢，而且我沒有興趣。因為政治系要靠嘴巴，要很會說、很會說服別人。我這個口才是很爛的，不會講話，真的真的，我非常不會講話。所以我覺得我政治系是用錯人，入錯行。我就趕快就，我就沒有做事了。我本來不是說我 20 歲的時候就開始在正聲廣播公司，然後一直到考上台大以後，我就不去廣播。那我為什麼？因為我學分 26 個學分。念經濟系是不同的 26 個學分，所以我那年就 K 書，K 了 1 年的書，我就政治學一方面念書，一方面 K 經濟學的。然後我轉系也被我成功了。我的數學都用背的，我數學很差。

訪 1：所以後來就轉到。

龐宜安：轉到經濟系到以後，其實我還忘情不了我廣播的事情，所以那時候教育廣播電台招考播音員，我就第一個考上第一名錄取，就開始做播音員。那時候我經濟系的二年級，二年級我就教育廣播電台當播音員。那播音員做得很好，而且觀眾還有很多的來信問候的，打電話來問候的很多。來信堆得很高。所以他們就說，你這麼好，你就主持個節目吧，就讓我主持節

目。所以我現在又提到民國 51 年，我從台大是民國 50 年畢業。民國 50 年畢業是我一直在廣播，而且做了廣播記者。我做過廣播記者的時候，那是民國 50 年。民國 51 年才有電視嘛。民國 50 年的時候，有一個，台灣有一個海外學人，什麼十大，叫什麼十大什麼會，你有沒有印象？

訪 2：國建會是不是？

龐宜安：海外學人，像吳大猷。他剛當選為院士的時候，我就訪問過他。吳大猷博士。因為那時候我的校長是錢思亮。魏火耀是醫學院的院長。我就因為有這個資歷，就在 1962 年民國 51 年 2 月 24 號，這天胡博士他在中央研究院開一個酒會。這個酒會開到一半。因為那個錢校長還有吳大猷博士都是我訪問過的對象，所以他們都對我很好，而且知道我在做廣播。那一天酒會開到一半的時候，突然胡博士就口吐白沫，就往後仰。然後那有一個長桌子，四腳的長桌子，他剛好倒碰到桌腳，然後再落地，當場大家都嚇傻了。那天胡博士穿了很多中山裝，至少有 3 件。

訪 2：胡博士就胡適之。

龐宜安：胡適之。就是穿在那個什麼馬褂是不是，那都是扣子，中式的扣子。魏火耀院長就說，龐宜安你趕快去幫我扣子解開，我要給他治療。結果我就趕快地把他解開扣子，可是來不及了。當場沒有，大概 5 分鐘以後，魏院長說，已經走了。這是很傷心。我一直在哭，然後我也是發新聞稿，是我頭一個發的，我剛好在教育廣播電台做記者。這是最難過，也是我這輩子忘不了的事。他就往生在我面前。我提到這事我都我心裡非常非常難過，真是很不巧，這一代偉人。

訪 1：那您後來離開教育廣播電台以後，跑到國華廣告嗎是這樣？

龐宜安：對。因為我不是因為賺錢很忙碌。因為這個職業我很 enjoy。那國華廣告公司，那是我剛剛從台大畢業在光啟社做事。沒有多久我就看國華廣告公司總經理，它招考一個叫做廣播。我剛剛有提廣播小說。它是招考立體部的廣播人員，專門讀小說。我看到這個我就趕快去應徵。這有一個趣事我可以講給你們聽。應徵的時候，其實我是希望去做廣播員。他們其實要這個，許炳棠，那個經理叫許炳棠。他對女性的要求是很嚴苛的。他很反

對女孩子穿長褲，尤其是牛仔褲。那我就一套牛仔裝、球鞋。然後 polo 衫去應徵。他就一下子就讓我通過了。然後就跟我講說，我們錄取的是一個很女性化的一個職員，要做廣播廣告。我說你又沒有畫面，你為什麼要要求我穿裙子？他說我們對女性的是很尊重的。女性就要美，你為什麼要穿男性的衣服來跟我做事？我看了不舒服。你很漂亮嘛。以後他叫我穿高跟鞋穿裙子上班。還要擦口紅。他說你看張美瑤就在那，她多美啊。他說你要跟張美瑤學學。他還跟張美瑤說，你訓練訓練她，女性化一點，不要一天到晚穿著長褲跑來跑去，跟男生一樣。所以我跟張美瑤特別好。

訪 1：那什麼樣的機緣您又轉到光啟社？是光啟社先進去還是國華廣告？

龐宜安：國華廣告公司先，因為那時候還沒電視。我現在說的都是民國 50 年前那時代的。光啟社那個時候因為還沒有電視，可是我不是說我買過很多書嘛。都是菲律賓也有。而且光啟社在菲律賓有一個電視台。那裡面的主持人叫 **Father Murphy**。是他們光啟社的社長。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從美國來的一個神父，叫 **Father Trant**。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文綸。文是文章的文，綸是糸字旁，文章的文。那個文綸神父，他覺得我很有這個天分。那我是考，它招考的時候，光啟社是招考電視從業人員，是招考 **AD**，**Assistant Director**。**FD**是 **Floor Director**，就是現場的導播跟助理導播，它沒有招考導播。

訪 1：那是哪一年的事情？

龐宜安：那是民國 50 年到 51 年那個當中。

訪 2：台視開播了沒有？

龐宜安：還沒有。

訪 1：開播之前就在招考。

龐宜安：對，然後我還去美國。那是民國 53 年。光啟社招考的時候我就去了，去跟它做廣播，因為沒電視就做廣播。做廣播就去國華廣告公司，那個總經理就叫我女性化一點。所以我就穿了一陣子很女性的衣服。不過進了光啟社以後我又恢復原狀。因為光啟社招考的是我剛剛說 **Assistant Director**，是助理導播跟助理現場導播。那文綸神父就主考官，跟 **Father Murphy** 一

樣。那他就說你的理想是什麼？你為什麼那麼喜歡要做電視？我說，我理想是做導播。他說我們招考的是助理導播。我說你們對助理導播，為什麼要限制女性一定要考助理導播。他說因為女性的體力不適合做導播。我說，我可以當面跟你講我可以做到男性的體力的工作，我說我可以勝任。他說你行嗎？那時候我穿得滿 lady 的吧，他問說，你可以嗎？我說，我可以。那我就說，不信你錄取我試試看，結果他就錄取我了。錄取我了，我就恢復到我以前那個男生打扮。從副控室下來的時候那個轉梯。我就連跑帶滑，不到 30 秒我就下來了，好快。那個裙子是做不到的。那時候我就經過他們的訓練然後，我在光啟社做的時候也碰到一個我的恩人，那就是林海音女士。林海音有一部小說，短篇小說叫〈蔡家老屋〉，你們有聽過嗎？林海音女士的〈蔡家老屋〉。這一部戲我非常欣賞，因為是一個女孩子的心路過程。說老屋是碰到鬼，其實是老鼠。那個小說我就很欣賞，然後就跟他們講說，我可以編成劇本。因為我在光啟社有寫過超過 100 部的劇本。多半都是我，有一半是我翻譯的。因為文綸神父是外國人，他就把世界名著講給我聽。他中文是很會說，可是還不會寫。他就把那個所有的世界名著都講給我聽，我就在旁邊記錄下來，就給他改編成電視劇本，就超過一百多部。就是播出過。那我們在光啟社的時候，因為光啟社是天主教的機構。它的電視、硬體設備，都是二手貨。因為它是募來的，它沒有買。所以也造就了我這個從基本設備的學習心態。它的都是從美國、菲律賓專機運來的二手貨。因為他們都是天主教都沒什麼錢，都是募款。那在光啟社有一個 studio。我去之前它是專門做租借生意，租給別的電視台。那我去以後，就帶著他們自己做電視劇。剛開始有電視的時候，光啟社是帶著所有的工作人員。比如說，除了 cameraman 跟副控室的工程人員，沒有辦法取代以外，我就是從副控室的導播、助理導播、音效、燈光，我們都派員去到台視現場轉播。所以那時候是，我是做現場戲劇導播起家的。所有的都是那個新聞做現場很容易，那個棒球也很容易。可是電視劇做現場很難。它的過程很複雜。那我就從這種訓練，做電視現場導播起家。所以我大概，現場播出。

訪 2：現在講的現場是 live？

龐宜安：Live。它沒有，所以我們一部戲，我至少比如說跟台視約了我們有一部戲就是星期四的台視劇場要播。總是大概兩個月、三個月前就知道了，劇本我都準備好了，那我們就找演員，在光啟社那個 studio 裡面搭佈景、彩排，差不多有花了一個月的時間，才能把整個的後製的工作 team 搬到台視去演出。

訪 1：是這樣子的。

訪 2：台視複製光啟社。

龐宜安：不是，是人員。軟體，不是硬體。

訪 2：先通通弄熟了。

龐宜安：對啊，我們都在光啟社排演的時候當然不會先搭景。譬如說我拿了劇本，我就會在我劇本上去修改。修改，然後我就會畫個草圖，分鏡草圖，就告訴我的美工。那美工就根據我的說法，就在光啟社那個棚就給我搭。就比照台視的棚內的 size 搭景。搭景那時候我就找演員，找演員來對詞。

現場戲劇分秒必爭 要求很高

龐宜安：我覺得現在的導播對演員的對詞不是很重視，是這個是不對的。因為一部戲，你說一個對白、一個旁白，你唸出來，你沒有情感地唸出來，很難聽。你如果用情感，因為我是做廣播的，我很容易把情感放在對白裡面，我光是對白就可以讓人掉眼淚了。如果這個劇本寫得好，你把情感放進去。所以現在的劇他們都要演員自由發揮，我覺得這是個錯誤。因為你只有導演最瞭解這齣戲，你如果不把這個戲的情節，摸得都一清二楚，你的熟背……以前我做導播的時候，我那個劇本都是用背的，我全部都背的。不是我要背，是我就是記性好。我在，我在那坐著看他們排演，他們講錯一句話我就，欸你講錯了。我就會要求到這個地步。他們有時候在我排演的時候，他們不丟本，拿那本念就被我罵。所以我以前有什麼女暴君這類的（稱號），就是因為現場導播做多了，我常常喜歡罵人。因為分秒必爭，你不好好排，你到時候 live 播出，你出錯了我救不了你。所以我就

很兇。而且我記性真的很好，我現在不行了。我記性真的很好。我跟你講，十幾年前吧我大病一場，我在家裡就是，就是把他們編劇跟製作人叫到醫院裡。就給我念劇本。因為我也看過劇本，然後他唸唸唸，我說你倒片，你第三場戲有個三角沒有念出來。他們過去找，真的耶。因為我記性好到這個地步。所以，而且劇本裡面寫三角是我開始提倡的。我說，我跟編劇講，我說你寫劇本，你如果不掌握到這個劇本的真實的方向，你就用三角就可以掌握得很準確。

訪 1：三角是？

訪 2：動作。

龐宜安：三角就動作，而且心態，還有心態。譬如說你小說的寫法。就是我下面這句台詞，我是用什麼心情講的？那個括弧裡面都要寫這個，你不講清楚那個你就等於是，有的別人自由發揮，你掌握不住那個重點。所以三角一定要寫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以前年輕的時候，我就靠我的記憶力。非常好，誰念錯了一句我馬上知道。

訪 2：壓力很大。

龐宜安：不是我那個，不是壓力。我其實我就是要求，對啊，要求。就是我自己記性好，我也希望別人記性好。所以別人記性不好，一遲到記性不好就會被我念。所以上我的節目的人都很害怕。

訪 2：還好你今天是上節目。

龐宜安：我以前還不肯承認。我說我哪那麼兇。結果昨天我聊天跟我女兒講。我女兒說，你怎麼不兇，你兇死了。

習於掌握全場

訪 1：看不出來我覺得你。

龐宜安：我這個，我現在的這個外表跟內心，慈濟改變我很多，真的真的。我以前在台視我沒那麼好講話，真的沒那麼好講話。

訪 1：您。

龐宜安：好多部。

訪 1：自己獨立完成。每一個劇本都是。

龐宜安：我跟我的老師文綸。

訪 1：一起。

龐宜安：因為他是一個很有，很標準的一個導播，就是不會講，中文不好。開始說是我做他 AD。我 AD 怎麼做你知道嗎？他全部要靠我發言，劇本在我手上。然後那個排演的時候也是跟他講。他說，他這個講得不對，你講給他聽。我就唸給他聽，我就講給他聽。我就示範給演員聽。所以他就習慣是要依靠我，習慣依靠我。養成我這個個性就是說，我要掌握全場。雖然我那時候是 AD，可是我等於當導播一樣。

台視與光啟社

訪 1：等一下我會再細問。

龐宜安：我們外來的嘛。台灣以前對電視一無所知。光啟社是因為那個神父，他做過導播，他是美國人。可是他在菲律賓做過導播。所以全是靠我的師父文綸，他教我怎麼做導播。所以後來他送我去考上交換學生在美國學。其實美國的電視是大規模的。我看那個導播真是享福。他總導播就坐在後面，一個高的椅子上有一個櫃台。就看那些小導播，有的是管演員的，有的是管燈光的，有的管什麼什麼。就是很多導播給他服務。他一看誰不對，他的腦筋裡跟我一樣，就腦筋都有劇本的。他一看誰演得不對。他拍桌子馬上導播就知道誰犯錯。我在美國也是這樣，導播好神氣。像我們這導播 1 個人做 10 個人的事。他就 10 個人的事就 10 個導播，他是總導播。每個人都很，分工很精細。每個人各專其職。所以做起來就，就是整體上表現得很好。

訪 1：早期在光啟社人並沒有那麼多對不對。

龐宜安：沒有那麼多。

訪 1：一開始，我們想要問一下就是光啟社一開始就跟台視合作很多節目？

龐宜安：對。

訪 1：在台視發展的那個初期光啟社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

龐宜安：對。

訪 1：那光啟社跟台視合作節目的方法，到底是怎麼樣合作的？是由台視委託它？

龐宜安：對，台視委託。台視就是跟你說我要一個電視劇，長度是多少。那個內容當然是由光啟社選。可是光啟社因為天主教機構，它內容都是很正向的。我就是受光啟社的這種訓練開始。以前還有行政院新聞局廣電科限制說什麼節目不能演出。其實我們的光啟社已經給它過濾過，所以新聞局對光啟社的節目都很放心。

訪 3：龐導我再多一點就是，您說是台視說我要一個節目，來找光啟社。那這個內容，包含後面的這個工作團隊，劇本然後……

龐宜安：它都不管。

訪 3：導播、演員。

龐宜安：不管。

訪 3：都是光啟社。

龐宜安：對，光啟社自己。

訪 3：它就是給一筆錢嗎？

龐宜安：對，它給你一筆預算。可是這個預算的過程我就搞不清楚了。我只負責藝術部分。

訪 3：等於它整個內容就外包給光啟社。

龐宜安：對。

訪 1：就像您剛剛提到，排練然後佈景，光啟社先做好練好再挪到台視去？

龐宜安：不是，不是。我們光啟社有在搭景的時候，我都有參與。然後再到電視台有電視台的美術。我把光啟社的美術帶到台視的美術，他們兩個互相有(合作)，在我監督之下，我同意他們才能搭出來。我負很多責任。

訪 2：另外在台視再搭一次景？

龐宜安：對啊，我們在光啟社搭得很簡陋的，很簡易。

訪 2：簡易景，我懂我懂。

訪 1：知道東西放哪？

龐宜安：畫面都在我這裡，我的要求。所以我也創就是把景拉到外面。那時候是用，電影是 35 厘米，那我們 16 厘米，電視是 16 厘米。我做那個節目《玉釵盟》，是在那個統一片場。統一片場那個你知道，那是沒有隔音設備很差。所以我們都是在 5 點鐘以後去搭景。下午 5 點鐘去搭景。然後搭完景之後，就一面搭景一面彩排。那到晚上 9 點鐘以後才能夠進去攝影棚再彩排再上妝。所以錄影開始差不多都是晚上 10 點。一直到收工是夜裡 2、3 點收工。有時候到 5 點。天亮他們再回家去準備第二齣戲，那我就不回家了。我就在攝影棚那眯一會繼續看第二集的劇本這樣。

訪 2：如果不是現場播出就是拍成 16 厘米的片子。

龐宜安：那一部分，它不是一部全部 16 厘米。它是容許你，譬如說，我跟你舉例子。譬如說，我們在攝影棚錄影的時候，那時候還沒有後製，全部都是現場怎麼拍就怎麼錄。本來就是我們錄製節目那時候是兩吋帶。那個兩吋帶就這麼寬吧，要剪斜的，膠帶是，剪刀以後就是它那個一刀這樣斜的以後，那個膠帶就在兩邊這樣沾起來。就再弄過去這樣。有時候有 NG 太多，接點都沒有了，就重新來。那是很簡陋的後製方式。

訪 2：那個時候跟台視簽約是每個禮拜播一次的電視。

龐宜安：對，每個禮拜播一次。

訪 1：星期四的那一次。

訪 2：好像《星期劇場》，還是《台視劇場》？

龐宜安：不是。《星期劇場》不是，它是基督教的。

訪 2：那您這個就是一個禮拜播 1 次 60 分鐘的電視劇？

龐宜安：我們不是長的，就是 1 集。

訪 2：單元劇。

龐宜安：單元劇。連續劇是後來才有，《晶晶》以後才有。

訪 2：單元劇是這樣做的。

龐宜安：我們籌備要籌備 2 個月，播只播 1 個鐘頭。籌備真的 2 個月以上。天天，一個禮拜 7 天，沒有一天休息。尤其是輪到我導播的時候，我要求最嚴。所以很多人都怕上我的節目。像那個誰，那個現在那是誰啊。我現在忘了他叫什麼名字。他演童星，那個誰。

訪 2：張小燕？

龐宜安：不是不是，比張小燕大。現在還在，也演，叫什麼名字。他童星，講國語。我沒有做過台語，我沒有做過台語。那時候台語是六點檔，我都做八點檔。因為我台語不行。後來我帶台語導播做的時候都要靠別人念劇本給我聽。

訪 2：導播你說 2 個月籌備 1 個戲。那當時會有說台視一直委託一直委託，一年譬如說要做 50 檔？

龐宜安：沒有沒有。

訪 2：有沒有 20 檔？一年委託光啟社要做 20 檔？

龐宜安：沒有。

訪 2：因為每個禮拜都要播出。

龐宜安：他也有別的製作人。像林福地。

訪 2：也就是說光啟社也許一年承接台視，我亂講，就 15 個單元，是這個方式嗎？

龐宜安：好像不是。

訪 2：不是。

龐宜安：它是個別要求的。

訪 1：所以也有別的傳播公司。

龐宜安：有別的傳播公司，有啊。不過那時不是光啟社一個，台視有很多的傳

播公司。

訪 2：那這樣講，光啟社一年產量是 6 個戲囉？還是？你說 2 個月籌備 1 個戲。一年只產 6 個電視單元劇嗎？

龐宜安：不知道，我忘了。這個我不曉得。

訪 2：那幾個導播來負責台視拍這個戲？在光啟社。有幾個導播來負責。

龐宜安：你說我在台視？

訪 2：你在光啟社。

龐宜安：我在光啟社，我不知道他有幾個導播。我後來被台視挖角，挖到台視以後，我才當導播。我在光啟社是把整個 team 拉到台視去演。就因為這個，台視才發現這個女孩子不錯，就有來挖角。

訪 1：有哪一些難忘的節目？就是您比較記得的節目？您在光啟社參與製作剛剛提到《蔡家老屋》。

龐宜安：《蔡家老屋》。《蔡家老屋》這個戲是由林海音的改編的。那這個是我，我也編劇。編劇兼導播。我有這個照片，我有這個照片。就是那個胡錦，胡錦、李芷麟跟劉明。

訪 2：胡錦也是我們政大畢業，後來念了商學院 EMBA。

龐宜安：是啊，那時候就是他，他剛剛從香港回來，參加這部戲就是《蔡家老屋》。這 3 個演員演這個《蔡家老屋》。

訪 1：那您後來就到台視，就光啟社我們還有什麼樣的問題？

訪 2：在光啟社都是實況，直播實況節目。

龐宜安：對，它還讓我給我機會讓我去到美國去做交換學生。

訪 2：我再多問一個。在光啟社拉演員定位排戲。

龐宜安：都是我，我從來不假手別人。

訪 2：那這個戲到了台視，台視再派一個導播來就演一遍，他們就配合你？

龐宜安：沒有，我也做到導播。

訪 2：到台視，你是光啟社。

龐宜安：我整個 team。剛不是講嗎，除了攝影師跟工程部的人員我們拉過去。

配音、燈光、導播、助理導播、演員都是我們從光啟社，是我。

訪 1：光啟社的人到台視的副控室去當導播，cue 鏡頭什麼什麼。

龐宜安：對。

訪 1：那 cameraman 是台視的？

龐宜安：對。所以我有分鏡表。

訪 1：這個很難耶。副控室願意讓人家進去做很難。

龐宜安：對。剛開始，因為他們對電視這一行業，尤其是 live 也很生。那就是看到我們去，他後來就會了。

訪 3：龐導，台視會不會說希望你們用比方說那些演員？就是給你們一些意見？對於選角會有意見？

龐宜安：不會，都是我作主，都是我作主。我有一個人管全部的，大小事情都我一個人作主，所以我那時候很兇。

訪 2：製作人兼導播。

龐宜安：嗯嗯。

訪 2：我再多問一個。那光啟社那時候有自己的副控室嗎？

龐宜安：有，我也有照片。

訪 2：因為在副控室也熟了之後才到台視副控室才不會慌。

龐宜安：對啊對啊。我們是做 live 起家的，所以後來變成錄影以後更輕鬆了。

訪 2：光啟社缺一根天線而已。

龐宜安：對對對對。而且缺 ENG。要發射天空讓它再收回來。

興趣就是做導播

訪 1：那我們接下來就問台視的階段。好，那您後來轉往台視工作的契機就是他們來挖角。那您為什麼會特別覺得那就去了？

龐宜安：我巴不得，一個電視台能夠讓我去發揮我能做的。我當然巴不得。對光啟社我就費一番口舌。所以我有 8 年的時間，兩邊都跑。我雖然給台視簽約，我跟台視講，我說這我娘家，它需要我，很多節目是我做的，還沒有收尾，而且有的節目是別人還沒有上手得那麼快，需要我幫忙。所以我有 8 年的時間是同時在台視上班當導播。那時當導播就當班，什麼節目都做你知道嗎。不是說《我愛紅娘》什麼什麼。就是你排班就去做了。光啟社是專門做戲劇的。所以那時候我有 8 年的時間，我同時有光啟社需要我了，我就跟台視請假。那時候我跟台視的總經理，跟節目經理都打過招呼。我說你們挖我我當然願意，可是我娘家不能這麼丟了。所以我同時(也跑光啟社)，那就是不收光啟社的薪水。

訪 2：道義上。

龐宜安：我道義上對對對。

訪 1：您在台視，大概經歷過整體，我們先講一個整體的經驗就是，大概做過哪一些單位、哪一些職位？

龐宜安：你說？

訪 1：在台視的時候。

龐宜安：我就是純導播。因為那個台視的導播，除了新聞節目我沒有做過，棒球轉播我沒做過，其他我都做過了。因為那個台視導播分為綜藝、戲劇還有教育、文化，像訪問，像兒童。那這些比較，除了戲劇以外，其他都比較不那麼複雜，要求沒那麼高。又要現場，那開始初期的時候。所以就是輪到沒有導播了，派我去我都做。有一次台視開播的播音員生病，臨時請假。那個人姓什麼我就忘了。台視就打個電話給我說，龐導播你趕快來救命，要開播了沒有人播音。我就馬上跑到台視就來開播。

訪 3：是新聞的播音員？

龐宜安：不是。

訪 2：節目跟節目。

龐宜安：有個播音員。

訪 2：「您收看的是台視公司……」

龐宜安：對對對。

訪 2：「以下請收看《星期劇場》」

訪 1：是這個。

龐宜安：對對對。然後還有就是，因為都是 live，都不是錄的工作，是主控室的工作。他們缺導播我就去了。

訪 3：龐導你播音員中間(節目換檔)的那個。

龐宜安：我也做過。

訪 3：它沒有錄音。

龐宜安：沒有錄音，都現場。

訪 3：我以為是錄音。

龐宜安：不是，每天節目不一樣。

訪 2：它不能夠排定，它一定要有個：「您現在收看的是台灣電視公司」。

龐宜安：對對對，全現場，全現場。

訪 3：現在不能想像。

龐宜安：對對對，現在不一樣。什麼人請假我就去了。因為我就是播音員出身。

訪 2：我補一個。照想，應該可以說你要來做副組長、組長往上升，應該有這個 offer。

龐宜安：有，他們 offer 很多次讓我往上升。可是我的興趣就是做導播。我身導播，我死了以前我都做導播。我就是，我就好這個。所以我別的，你要我，如果我真是能夠做行政的話，我老早就往上走了。我的行政是個白癡，真的。我行政工作對我真是白癡，又沒興趣，然後我也沒這能耐，對不對。我很瞭解我自己。我做節目，尤其做戲劇節目我得心應手。我閉著眼睛就可以跟你講話。別的是不行。那個大文章這個，所以我這個人不是大人才的料。我就小小小一個，一個小人物，然後我一個螺絲釘，這個螺

絲釘還挺管用的。因為電視，你缺一個螺絲釘都不行。我就從電視的螺絲釘開始做起。電視上每一個環節我都做過，就總經理沒做過。

訪 2：那個無趣。那個沒趣。

龐宜安：對不對。所以我就從小螺絲釘開始，我的興趣也是小螺絲釘，不過這螺絲釘很管用，真的很管用。

第一位女性戲劇導播

訪 1：我很想要了解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這是很出自內心的問題就是第八題。作為一個女性導播在，在當時的電視圈是不是比較困難？然後，怎麼樣克服這些事情，我相信即使在現在，仍然有很多問題。我不曉得當時的問題是不是就是更困難？

龐宜安：是啊。這體力是女性要稍微考慮一下。我經常，我有一個 72 小時沒睡覺的經驗。不曉得你們大家有沒有這個本事。真的是做 72 個小時。就沒有休息，到了 72 小時以後我就暈了。他們就把我架回家，我睡了一天。那是為什麼，要開天窗了。我一定要把它做完。就是，我回家去，暈的以前，就是我能夠做第 3 天的節目不會開天窗，我就暈了。暈了，他們就把我送回家。我睡一天，我睡醒了，我媽還說你不能走啊什麼。我就不管了，我就往電視公司跑。又繼續我的工作這樣，我愛死它了。所以我後來大病一場，我說不能怪電視台，是我自己不曉得珍惜自己身體。你像我 60 歲才開始到大愛台。我 60 歲的時候，我認為自己才 40 多歲。我也是也是，成天都忙的，沒有管束自己啦。所以我自己自作孽，對，不能怪別人。

訪 2：我猜柯老師意思，因為我，台視其實是一個，也相對複雜，男生也很多男性主管的思維啦，然後有時候會挑戰一下女生在裡面的位置，你行嗎？做導播。

龐宜安：沒有，沒有人有這個。

訪 2：或者演員，老演員有時候會。

龐宜安：有。

訪 2：給你考試說你行嗎？

龐宜安：有。我告訴你，以前現在已經走了一個叫魯直。魯直、丁強。還有一個人也走了，王宇。他們就剛從光啟社過來。他們當然很服我。還有那個他們就說，因為我先生也在。我先生也跟我一起。就是以後導播應該掛盧履誠，AD 是掛龐宜安。我就不肯，我打死都不肯，我這個人很倔。然後他們就罷工。就不來。

訪 2：演員啊？

龐宜安：演員。不是不演，就是我找他演戲對詞他就不來。你不來對不對，換演員。我就換了一批。照演不誤。以後他們就沒有再有意見。

訪 2：工作人員沒有比如說攝影師給你小鞋穿什麼。

龐宜安：我做得很方便、很正規，他每個人都很高興，他很喜歡我，每一個人都喜歡我。因為我都有事先，我籌備的工作做得很仔細。

訪 2：演員比較。

龐宜安：演員他們就是有性別問題。這就是你說的性別問題。就是就那一次以後就沒再發生。

訪 2：龐導以前也有考試。龐導播，那攝影機放哪？考試。那你說怎麼演呢？

龐宜安：對對對。我以前。我雖然不會像一般的，我第一次到台視，從光啟社到台視。我一去在辦公廳我就嚇得不敢講話，為什麼。滿嘴的都是三字經。

訪 2：對。

龐宜安：五字經六字經都出來了，我就傻在那裡。我說怎麼這麼沒修養。結果他們，他們拍你肩膀誇你一下，前面就是叉叉叉。你知道嗎，他們就是那個樣。所以我習慣了後來。雖然我還不敢講那些叉叉叉。可是我聽完全習慣。他們都是好人，沒有一個壞人，很親切。他很欣賞你，拍一下說你又叉叉很棒，對。那你怎麼辦？趙正秋。

訪 2：三教九流都有。

龐宜安：趙正秋，他講的 10 句話，裡面大概有 6 句話都是罵人的，對對對。

訪 3：是所有的人這樣，還是工程部？

龐宜安：沒有沒有，工程部的人反而少，導播多，節目部的導播多。就沒幾個人啦、沒幾個人。像我說的這沒幾個人。可是我第一次我很害怕。後來我就說，他們就是這種習慣，你不用叫每個人都跟你一樣，對不對。我的出生家庭、我的生活習慣、我這個沒這個方式。所以，也就隨遇而安，也不計較。

訪 2：那，接下來我現在好像在出題。

龐宜安：沒關係、沒關係。

訪 1：龐導不好意思。要問一下就是電視技術的轉型的過程。那在拍戲的時候有特別的困難嗎？就轉型的時候，比如說黑白轉彩色，或者是現場轉成錄影，那有一些？

龐宜安：我們都是就很順的。

訪 1：都很順。

龐宜安：因為這個不是台灣的首創，都是從國外來的。那我平常我都是看這方面的書，然後收集這方面的資料。我都知道，比如說，我講個笑話。蔣中正死的時候是民國 64 年，是不是。

訪 1：民國 64 年沒錯。

龐宜安：民國 64 年。那時候常楓不是酒糟鼻，他們就開玩笑說，常楓給他化妝一下不要紅鼻子。我說你這個計較什麼，我說不用。有這個笑話。那時候真的是戒嚴。

訪 2：變彩色了。

龐宜安：彩色了，紅糟鼻。那是蔣中正剛過世都一片黑啊。一片黑。

訪 2：黑白，電視變黑白。

龐宜安：對啊，好幾天。而且以前我們戒嚴的時候都不能出現星星。因為五星旗。

訪 1：是。

龐宜安：這個我很敏感，我在節目，我看那個像五星旗，拿掉拿掉。所以好幾個人無意間播了什麼大陸的國旗。就是那個什麼。

訪3「義勇軍」。

龐宜安：〈義勇軍進行曲〉。

訪2：誤播了。

龐宜安：那個音效叫楊什麼，後來被抓去關了。我就說，我說你白癡啊，你不知道那是共產黨國歌。我都知道，我會唱而且。

訪2：唱片上沒有寫中文。〈National Anthem of China〉。

龐宜安：對對對。他那時候配音都是唱片，他就搞不清楚。後來我跟他講，我說你這張唱片不要用。以前都是唱片。

訪3：龐導，裕棻老師問那個比方說，黑白轉彩色，或是後面都有一些攝影機會改款。那這當然都是從國外來的。那這時候會不會有一些，不管是日本或美國的技術人員會來教你們，或是來上課？你知道有沒有這個過程？

龐宜安：工程部有。

訪3：工程部有。

龐宜安：調那個，調整黑白變彩色，他們有。

訪3：節目部就沒有。

龐宜安：節目部沒有。節目部我們就依現在那個平常就是彩色的，對不對。不會啦，這個都落在工程部手上。

做現場節目緊張有趣

訪1：中視開播第一齣，台灣的第一部連續劇《晶晶》。那台視這邊？

龐宜安：我們立刻就做了白嘉莉的。

訪1：白嘉莉的？

龐宜安：白嘉莉的連續劇，那是叫什麼名字我現在忘了。白嘉莉也有一個連續

劇。

訪 2：她也演過連續劇？

龐宜安：有。

訪 2：就是跟《晶晶》對打？

龐宜安：不是，好像也不是對打。後來籌備，它播了。

訪 1：她好像提過。

訪 2：我們訪問過白嘉莉，上一期訪問過白嘉莉。

龐宜安：她做過連續劇。

訪 1：那個就是因為中視？

訪 2：那導播是您嗎？

龐宜安：不是，我沒有做過她的。我跟你講，我們的導播都是排班的。我常常被排的班是有兩個節目。一個是《群星會》，一個是《我愛紅娘》。《我愛紅娘》幾乎我從頭做到尾。一個還有就是《五燈獎》，第七棚的，有觀眾的。我專門做現場。像那個白嘉莉的《喜相逢》就是我，做固定的。因為你做熟了以後，他就會派固定做什麼。其他的就是分派的。《群星會》我做最久。

訪 2：這個有意思。

訪 1：對，請你談談《群星會》好嗎？

龐宜安：《群星會》我好愛，尤其是慎芝。慎芝跟我非常好。慎芝的兒子跟我的大女兒，我們同時懷孕。那時候我進台視。我女兒是民國 56 年生日。她的兒子現在已經早就走了。念仁愛國中的時候走的，跟我女兒同年。然後，我女兒比如說這麼高，她的兒子這麼矮，同年喔。差不多幾乎同年同月了。她兒子走了後，關華石就也走了。所以，怎麼講？就是慎芝跟我交情匪淺。我家就等於她家。我們兩個私交上也非常好。我很羨慕她，因為她的文學文采很好。你看她那個

訪 2：歌詞。

龐宜安：對。她日文也好。她翻譯的歌，從日本翻譯的歌都一級棒。很了不起。

訪 2：我在做那個節目，主持人的本子，她自己寫下來。

龐宜安：因為我跟她合作久了。因為我就說我做現場起家。因為《群星會》就是現場，開始的時候就現場，每個禮拜天現場。就跟她，還有個舞蹈的那個誰，曹金鈴，她現場舞蹈。那時候慎芝跟我好，就跟節目部要求，讓我專做這個。除非我那天有別的節目也要我同時做好，就是別人來代我做。其他的，我大半時間都是做《群星會》。尤其是她走了以後，那兩個特別節目，跟陳君天兩人，都是我們弄的，我跟她非常好。

訪 3：那個節目這麼多歌星，然後就是同時要出現，我不知道你在做導播的時候，會不會有什麼鏡頭上面(的調度)？

龐宜安：不會，那時候做綜藝節目的好導播像黃國治、曲威，還有誰，好幾個。我大半都是做(戲劇節目)，他們不在的時候，我會代。那我的主打應該是戲劇節目比較多。可是怎麼講，像鄧育昆，他走之前有一個《小俠龍捲風》，這位先生很厲害。他編劇，他自己編劇，他也演出。然後他有一天喝茫了。然後今天播的節目，到現在還沒錄，還沒錄完。就把他架到現場來，請他趕快寫本。我就一面，我們分四段，有中間廣告。四段，那天播他節目的時候，第一段、第二段已經做好了，第三段我還沒剪接好。第四段就跑帶。一面播一面就那個十幾分鐘，分兩個帶子播出，考驗我們。現在不是有時候說什麼劇本都是熱的，我那個播出台都還在跑帶。還好我做過現場。一切都不能出錯，不能出錯。錯了雖然錄影可以重來，可是你一直重來，很傷元氣對不對。所以做我們的工作，尤其是現場，前置作業是最重要的。

訪 1：可不可以請您談一下這個前置作業？

龐宜安：就是你要按照節目的行程來安排。

訪 1：這個流程可以。

龐宜安：你要說什麼節目？

訪 1：戲劇好了。

龐宜安：好，戲劇。戲劇節目一定是，你說現場嘛？

訪 1：對。

龐宜安：一定是 2 個月前就要把劇本都背熟。然後我跟你講一個笑話。那個女演員，這場戲還在演，下個鏡頭就要換到，同一場戲她要換到那邊，換到第二個景、第三個景。不，一二三四，應該第四個景才播。是第一個景 stand by。那個她換衣服的時候，那個景倒了。景倒了，我就聽到啊一聲，我就馬上就看 monitor。那個也已經有 camera 在那邊了。她就這樣。我就趕快，那個 inter con 就跟那個主控室說進廣告。他說還不到。你進廣告、進廣告，你聽懂了沒，就進廣告。我們就跑那個卡片室。剛好是，喔，那不是這一齣戲，那就是它進廣告就完了。就等它恢復了，就繼續來了嘛。景就是一片而已，不是整個倒。它卡榫，那個鎖緊沒有弄好就鬆了。就沒有全部倒，就不能播了，景歪歪的怎麼播，就進廣告解決。還有一件事比較嚴重的事，唐琪，也不要講，另外一個演員。她，裡面，其實可以講。因為裡面都是名演員。都走了。那個誰，曹健，儀銘還在吧？不確定，我好久沒看到儀銘，那個誰蒙古那個誰也走了。什麼名字，蒙古人。西藏那個，他，光頭演那個大太監與小和尚。乾德門。

訪 3：他蒙古人。

訪 2：乾德門。

龐宜安：他們在一場戲，那個唐琪是在那個門外偷聽。偷聽呢，那一場戲要燒那個煙。因為（故事背景）是在山東遼寧那個附近，那個降匪，《虬髯客》，那個戲好像叫《虬髯客》，降匪。她在偷聽，那一場戲播到這個晚上，晚上才錄影的。晚上才播的。那到了我們下午拍戲的時候，當大家都要吃飯。因為晚上 8 點鐘才播。播到 9 點鐘。結果唐琪那天她不肯吃飯。我就跟她講，我說唐琪你一定要吃。你不吃的話你空胃，你到時候聞到那個二氧化碳。因為那時候空調不能開，開空調那個火，火爐就會產生什麼那個，滅火器就會下來。所以那天要把空調關上。所以空氣是不好的，我說妳這樣吸，一開錄的時候，我說你吃飽了沒。她說我吃了，她騙我，她

沒吃。結果後來到節骨眼上，那個儀銘就跟曹健、乾德門他們正在講話的時候，她在門外偷聽，她就給我昏倒了。那個攝影機，camera 1，他就一直看。我說你幹嘛照地。他說你看在唐琪在哪裡？我說，唐琪怎麼了？他說昏倒了。我就趕快通知那個主控室進廣告。他說怎麼進廣告？說還沒完，還有一段才能完。我說，我就馬上你不要管，你先進廣告再說。我從副控室跑到主控室寫卡片。說這個戲《虬髯客》，請下禮拜四繼續收看續集。還有一段 10 分鐘還沒播完。因為唐琪昏倒了，我就把她送到台安醫院。隔壁就台安醫院，送台安醫院。後來我完了去看她，我就把她罵一頓。人家病了我還罵人家。我說你幹嘛不吃飯。

訪 2：10 分鐘就全部都廣告。

訪 1：那怎麼辦？

龐宜安：廣告啊。

訪 2：全部就廣告。

龐宜安：所以後來別人，觀眾寫信來罵我們。這個，1 個小時節目你放了 20 分鐘廣告。

訪 1：然後真的就下個星期 10 分鐘再。

龐宜安：我們就還有廣告，還有別的播音吧，大概。反正，那一定要，不能中斷，還很長，就是你繼續收看。好像不是。為什麼我說收看續集。因為我們只有一集。

訪 1：對啊，那所以下星期。

龐宜安：下星期繼續收看對。我後來那天我就寫上集，下集請繼續收看。沒辦法。

訪 3：變成上下集。

龐宜安：對對對，就變成上下集，那沒辦法對不對。沒辦法，她因為沒有吃飯，所以她胃空，所以就暈倒。

對電視內容的看法

訪 3：唐導那我多問一下，因為在大愛就像您說的那個可能，不是可能啦，我們知道電視台傳遞這些正向的訊息。那應該工作起來我覺得是會比較愉快。但是回到台視那時候，他們的目標不一樣。所以像他不管是總經理啊或者製作人，那邊給你的要求，就當時的要求有沒有什麼覺得？

龐宜安：他就節目精緻化、品質要高。可是，多多少少會有些，就是我說不是全天的普遍級。8 點鐘以後也許它，八點檔的連續劇裡面就有一些些，小到很小的負面的影響力，他們沒有注意到。那在大愛台不會有這個。我去大愛劇場是很，真的是很仔細地掌握住這個方向。

訪 3：那當時像台視的這些，我們都簡稱長官。這些長官有沒有哪些要求，去，我們說的這種戲劇專業沒有相關的這些要求。

訪 1：比方說收視率，當時會擔心這個嗎？

龐宜安：當然。每個台都需要收視，對不對。台視很注重收視率，很注重收視率。

訪 3：當時會用什麼方式？

龐宜安：它有點鼓勵。我在台視的時候，它譬如說那是，就 2 個收視率。一個是，一個是那個誰，2 個收視率。

訪 1：潤利跟紅木。

龐宜安：潤利跟紅木，是不是？

訪 3：紅木也比較早，後來就 Nielsen。

龐宜安：Nielsen，Nielsen 出現之前。大家都很注重收視率。可是，就是把這個戲做得越紅越好。就是我剛剛講台視有一種獎勵辦法，你的收視率紅，到紅它會，你在做製作節目它會給你加錢。它根據，製作費它會根據收視率給你獎勵。我覺得這方式不錯，對不對。可是你要主題把握的是全正向的，你完全不顧正向。你要要求滿足一般觀眾的欲望，來點養眼的，你對不對。別的電視台就沒有這個顧忌。大愛台不會，大愛台不會做這個。

訪 1：我記得我有的時候，我小時候看新聞就是如果某一個戲的收視率很高，然後我看新聞就是大家會在那裡切蛋糕。那時候會嗎？就是切蛋糕。

龐宜安：也會，會會，會切蛋糕慶祝，會。我們大愛台也會切蛋糕、也會切蛋糕。

訪 2：這好像是台灣的電視的傳統。

龐宜安：當然大家都喜歡收視率高，我也喜歡收視率高。有的，你像以前我在台視做那個觀眾反應，那收來的信有罵你的、有恨你的、有頌揚你的。那個信真的是堆得比牆還高。

訪 1：你會去看那些信嗎？大家會去看那些信啊？

龐宜安：會啊。有一齣戲就是我做的廣告太多。觀眾還會寄錢紙給我，燒的錢紙。

訪 3：廣告太多。

龐宜安：就廣告太多，對對。

訪 3：就是抱怨廣告太多？

龐宜安：對對。

訪 1：錢紙是？

龐宜安：冥紙。觀眾很可愛。他太喜歡我的節目了。他會罵我。那我們當然是
一笑置之。

名字舉國皆知

龐宜安：我以前做台視節目的時候，那個龐宜安名字出現率很高。那我常常有時候坐計程車，那個他就跟我講說，我在台視叫計程車回家。他上車以後，他跟我講話，他猛一回頭說，你是女生喔？我以為你是男生，這是一個。後來我就跟他講，他就很，對台視節目很，很想。譬如說他想參加《喜相逢》啊，想參加《兒童世界》啊，他沒辦法取到票。我就說我可以給你票。他說那我不收你錢。我說不行不行，這不能劃等號的。我就後來給，常常把那個入場券送給那個計程車司機的小孩們。所以我做的節目，在台視是也都是很正面的，沒什麼負面的。

訪：他們看到這個龐宜安這三個字會，本來會以為是男生？

龐宜安：都以為我是男生。

訪 1：這個名字好像。

龐宜安：我還要告訴你，我在家裡我的友人從海外寄信來，台灣台北，台灣台北，龐宜安。我收到了，沒有地址，就寄到電視台。台灣台北龐宜安。這個信我留很久。

訪 3：只有寫到台北而已。

龐宜安：對，就是台北。

訪 3：你這一段我們會賣去給郵局。

龐宜安：對，郵局也認識我。所以就寄到電視台。

訪 1：早期導播對於一個電視劇來講。

龐宜安：因為我做很多節目導播。所以看我的龐宜安的次數太多了。有的打在前面有的打在後面。有的人就說，你真有名，我天天打開電視就看到你的名字。所以以前龐宜安這三個字很管用。

訪 3：只有三台的時代是真的是。

龐宜安：一台。那時候只有台視一台。

訪 3：最早。

龐宜安：就是一天到晚，龐宜安龐宜安一直出現。

訪 3：龐導那個後來當然就是三台了，那再往後就。

龐宜安：八十幾台。